



幽

灵

四

艳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幽灵四艳

(上)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01号

YOU LING SI YAN

幽灵四艳

(台湾)卧龙生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2.5印张 4插页 478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

ISBN 7-224-02537-2/I·625

(上下册) 定价: 12.60元

(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陕字第92-012号)

目 录

上

第一章	中 邪	(1)
第二章	幽幽仙踪	(58)
第三章	似幻似真	(91)
第四章	疑窦重重	(135)
第五章	刀光剑影	(169)
第六章	探幽窥秘	(195)
第七章	岳湘遇青莲	(234)
第八章	离间之计	(273)
第九章	身在温柔乡	(399)
第十章	仙女门开基	(327)

下

第十一章	同流不合污	(378)
第十二章	宅第变屠场	(409)
第十三章	未雨先绸缪	(450)

第十四章	相偕谒师尊.....	(482)
第十五章	虚与委蛇计.....	(514)
第十六章	情动四幽灵.....	(546)
第十七章	群雄商决策.....	(600)
第十八章	桑木清门户.....	(544)
第十九章	挽救武林劫.....	(680)

第一章

中 邪

扬州豪富徐百万的大厅上，一共坐着四个人，除了徐百万本人之外，还有三个客人。

但伺候这四个人的丫头，却有八个。

其实，每个人面前的茶几上，只摆了一杯清茶，一盘细点。

四盘细点，没有人动过，就是那极难喝到的雀舌香茗，也没有人喝过一口。

八个伶俐的丫头，都不停的转动着目光，希望能找点事情，表现一下善伺人意的殷勤，只要有人喝一口茶，她们立刻会替你加添上滚烫的开水。

可惜，八个人却很失望。

能到徐百万这里作客的人，至少要在扬州地方上有点声望、身分才行。

事实上，这三位客人，也是扬州的大人物。

第一位青衫长髯，乃是名满八府的儒医叶天望。

他不但医术精湛，而且，还有很好的学问，被誉为江东八府第一名医。

第二位四十多岁，面如锅底，浓眉环目，身躯修伟，虬

髯绕颊，是扬州龙威镖局的总镖头，铁掌罗刚。

这人不但练成一双铁掌，力能碎石开碑，而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江湖上的阅历，丰富异常。

第三位是徐百万府上的护院教师谭长风。

那只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人，中等的身材，平庸的面貌，看上去并不起眼，但他却是徐百万重金礼聘来的高手，也极得徐百万的看重。

像徐百万这样的豪富，自然要请一个一流的护院武师。就算是花银子，也是在所不惜，因为徐百万有太多的银子。

在一次很秘密比武征选之下，谭长风力败十三位高手，得到徐府总教头的职位。

徐百万亲自看过了那次比武的情形，对谭长风的武功，十分佩服，所以，对这位总教头，也有着一份特别的敬重。

这谭长风身怀绝技，偏偏又长得貌不惊人，瘦瘦小小的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异的地方。

四个人的面色都很严肃。

徐百万缓缓站起身子，举手连挥，八个丫头一齐退了出去。

搓搓手，徐百万满脸惶急的说道：“天望兄，你的医术，已到了医死人、肉白骨的能耐，难道对犬子的病势，真的束手无策了么？我不在乎银子，花多少银子，我都愿意。”

叶天望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徐兄之言，未免见外了，就凭叶某人和徐兄这份交情，兄弟如是能尽心力，岂有推辞之理，小弟已然尽了心力，实在查不出徐少兄的病源，无法下药。”

徐百万不停地搓着双手，焦急之情，溢于神色之间，但

他仍然尽量的使声音保持着平和说道：“天望兄，你知道，兄弟就此一子，无论如何，要请天望兄成全了他。”

叶天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徐兄，兄弟不敢妄自菲薄，我的医道，放眼当今之世，也很难找出三五个人来，不过，令郎生的不是病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不是病，怎么一直昏迷不醒？”

叶天望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至少，兄弟无法找出病源。”

铁掌罗刚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叶大夫，你说徐公子生的不是病？”

叶天望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，要罗兄多多费心了。”

罗刚道：“我！”

叶天望道：“徐公子昏迷了已有半日一夜不醒，天望又查不出其病源，可能是伤在了江湖人物的手中。”

谭长风突然接道：“叶大夫，如是徐公子伤在江湖人物手中，也会留下伤痕才是。”

叶天望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谭教头查看过徐公子的病情了？”

谭长风道：“查看过了，徐公子绝不是被人点了穴道，而且，也非为暗器所伤，是不是中了什么奇毒？”

叶天望抬头望着屋顶，出了一阵子神，端起面前的一杯茶，喝了一口，道：“不是！如是中了毒，定会有中毒的征兆，就算极为细小的淬毒暗器，天望也自信可以看得出来。”

罗刚道：“大夫，这就叫我罗某人想不明白了，他既不是中了毒，又不是被人点了穴道，怎会如此的昏迷不醒。”

叶天望又陷入沉思之中，显然，他内心之中，还在思索着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既想说出来，又有着很难启齿的感

觉。

经过了一阵深思熟虑之后，还是说了出来，道：“天望不是江湖中人，我涉猎庞杂，想起了一些有关江湖人物的传说、记述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天望兄只管请说。”

罗刚道：“叶大夫对江湖上的事，也很熟悉么？”

“不！”叶天望轻轻一拂长髯，接道：“天望只是从几本和医道有关札记上，看到了这一种的传说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大夫慢慢地说吧！”

吁一口气，叶天望缓缓说道：“在江湖上有一种移魂大法的传说，不知道罗总镖头和谭教头听过没有？”

谭长风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听过，难道徐公子是伤在了移魂大法之下。”

叶天望缓缓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徐兄，对令郎的病情，天望很惭愧无能为力，也许罗总镖头和谭教头能为徐兄分忧，兄弟先告辞了，徐兄如觉着还需要兄弟之处，但请派人招呼一声，兄弟即刻赶来。”

径自举步向外行去。

徐百万虽然处于惶惶无依之中，仍然保持了礼节，起身送到了厅外，道：“天望兄好走。”

望着叶天望远去的背影，谭长风缓缓道：“罗总镖头足迹遍天下，见闻广博，可瞧出一些蛛丝马迹么？”

罗刚道：“叶天望果然不愧是一个饱学的儒医，对这等江湖上的秘闻传奇，竟然也能知晓。”

徐百万习惯地搓着双手，道：“罗兄，江湖之上，真的有这种怪事么？”

罗刚道：“有！不过，这也只是一种传说，我可没有见过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好！好！既然找到了病源，就该有疗治之法，罗兄，你多帮忙，不管要花多少银子，我都不在乎。”

罗刚的黑脸上，泛现出一片尴尬之色，道：“徐兄，江湖上只有这么一种传说，但它只是传说吧，老实说，兄弟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情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这么说，好像罗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？”

罗刚道：“是的！在我二十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里，从来没有遇上过这样的事情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如若徐公子真的是被江湖人物所算计，他们应该有一个目的才是呀？”

徐百万道：“他们目的何在呢？如是要钱，也该派人来通知我了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东主，昨天下午公子受到了暗算，现在，天还未过午时，照一般江湖中人的习性，今天，他们该有消息来的，至迟，不会超过明天。”

徐百万叹口气，道：“长风，快一天一夜了，宝玉一直没有醒过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没有喝一口水，我担心他有些撑不下去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罗刚突然接道：“如若少兄真是受到江湖人物暗算，咱们可以找他们去，最好，把陪公子的书僮找来，我再问问他。”

徐百万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把喜儿给我叫来。”



喜儿，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，应该是充满着青春、快乐的年龄，但现在，他却是形容憔悴，一脸愁苦之容，看样子，大概自从公子遇险晕倒之后，他一直没有睡过。

他畏怯的行到了徐百万的身前跪了下去，脸上是一片无可奈何的痛苦，道：“老爷！喜儿叩见。”

徐百万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和公子走在一起，怎么晕倒在那里的不是你呢？”

喜儿道：“我！我……”

罗刚道：“徐兄，我们必须问明详细的内情，不要吓着他了。”

徐百万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！那就请罗兄问他吧！”

罗刚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喜儿，你起来，不要害怕，要据实回答我的问话。”

喜儿站起身子，缓缓行到了罗刚的身前，躬身说道：“见过罗爷。”

罗刚笑一笑，道：“不要多礼，少爷是怎么晕倒的？”

喜儿道：“昨天，少爷带着我一起去游仙女庙。”

罗刚道：“仙女庙，这几天正是庙会之期，听就赶庙会的人很多。”

喜儿究竟还未脱孩子气，说到庙会，脸上立时飞起了一抹神采，道：“是的，罗爷，那简直是人山人海……”

罗刚经验丰富，心知只有言语逼迫之下，他才会说出内情，当下接道：“徐少爷就在那人山人海中了过去。”

“不是，我们看到了一个……”喜儿的脸上，突然泛现出了惊怖之色，顶门上泛出了冷汗，竟然接不下去。

徐百万怒道：“混帐东西，不是看到了一个人么？为什

么不说下去。”

喜儿惊惧地摇着头，道：“不……不是人……”

这一下，倒叫徐百万震惊了，拍一掌在木案上，道：“不是人是什么？”

罗刚道：“徐兄，请暂息怒火，你这样怎能问出内情，需知个中的经过，如若有得一点差错，就会有很大的谬误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是，罗兄请问，兄弟不再插口就是。”

罗刚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温和，道：“喜儿，那么多赶庙会的人，总不见会出现一个妖怪吧！”

喜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也不是妖怪，我和少爷进了仙女庙，看到了一个仙女。”

在座三人，都听得为之一呆。

徐百万口齿启动，但他忍了下去，没有出声。

罗刚道：“仙女庙中，自然有很多的仙女塑像，进入庙中的人，自然是人人可以看到了。”

喜儿道：“不，不是塑像，是活的仙女。”

罗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活的仙女，喜儿，你没有看错吧？”

喜儿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
罗刚道：“那是有很多人看到了？”

喜儿道：“不是，只有我和少爷看到了。”

罗刚有些迷惘了，笑一笑，道：“说明白一些，那仙女庙中，不是有很多人的么？”

喜儿道：“我和少爷到了仙女庙的后院，看到了那个仙女，衣服、面貌，都和殿中的塑像一样。”

罗刚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哦！那么以后呢？”

喜儿道：“少爷追上去。”

罗刚道：“你为什么没有追去呢？”

喜儿道：“我本来想追去的，但少爷不许我跟去。”

罗刚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喜儿，说下去，以后，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？”

喜儿道：“少爷进入了一座跨院之中，发生些什么事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找去的时候，少爷已经晕在了地上。”

罗刚道：“那里没有别人？”

喜儿道：“没有，仙女庙大殿后面的跨院，本来是禁止游客进去的，我和少爷溜了进去，那里很幽静，除了那个现身的仙女之外，再没有见过别的人，后来见少爷晕倒在地上，我吓坏了，背着少爷出来，就雇了一顶轿子奔回府中。”

徐百万忍了又忍，实在忍不住，说道：“喜儿，你昨天回来，为什么不讲清楚呢？”

喜儿道：“回老爷，小的一直想说，但老爷一直在发脾气，小的实在没有机会说明详细的经过。”

徐百万想了一想，叹道：“好！你下去吧！”

喜儿转身行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道：“罗爷，我想，我想少爷……”

少爷了半晌，竟然接不下去。

罗刚接道：“喜儿，说下去，少爷怎么样？”

喜儿道：“少爷追逐仙女，一定中了邪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你胡……”

说了两个字，突然住口。

原来，他想一想，觉着喜儿不会说谎，此事确也有些诡秘莫测，心中对那仙女现身一事，也有些犹豫起来，不敢再

胡乱发作。

一直很少开口的谭长风，突然笑一笑，道：“喜儿，快去吃饭，再睡个午觉，养好了精神，下午带罗爷和我到仙女庙去瞧瞧。”

喜儿的脸上又现出惊怖之色，道：“我不敢再……”

谭长风接道：“不要怕，有罗爷和我陪着你。”

喜儿无可奈何点点头，举步而去。

大厅中，只剩下徐百万、罗刚和谭长风。

徐百万搓搓手，叹息一声道：“罗兄，难道那仙女庙的仙女，真的会在白昼现身么？”

罗刚略一沉声，道：“徐兄，我罗某人走了几十年江湖，耳闻目睹过不少稀奇、古怪的事，但仙女现身的事，倒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那么，你也歇息一下吧！下午，我和罗爷勘查现场之后，也许能找出一些线索来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谭教头，我也去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好！”

□

□

□

正值庙会期中的仙女庙，的确是十分热闹，四台大戏，一班马戏，百数十种的杂耍，当真是应有尽有，无所不包。

这仙女庙的庙会一连三七二十一天，四乡景从，有远从数百里外赶来的人，临时搭建的草舍篷帐，绵连了数里之长，果然是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

徐百万换了一身很普通的衣裳，罗刚和谭长风，也穿的一般村汉衣装。

这是谭长风出的主意，他觉得，如要真想在这里查出一

点什么，必须要隐密身分。

徐百万是扬州的首富，名气大得很，但真正见过这位大富豪的人，却是不多，再加一身普通的村民衣着，竟是没有认得出他。

倒是罗刚，修躯虬髯，扬州地面上，确有不少人认识他，所以，罗刚经过了一番易容。

在喜儿领路之下，三个人先进了仙女庙的大殿之中。

谭长风低声说道：“喜儿，你和公子看到的是哪一个仙女？”

喜儿道：“站在左边的第一个。”

谭长风仔细看去，只见居中而坐的九天玄女神像，金身凤冠，塑像端庄，但分站在她两侧四个女婢，却是塑造得十分娇丽。

左首第一个婢女，身着粉衣裙，眉目如画，嘴角间还微微带着笑意。

徐百万低声道：“喜儿，你没有瞧错吧！真的和这个塑像一样么？”

那神像高可及人，栩栩如生。

喜儿道：“没有瞧错，我虽然只看了一眼，但瞧得十分清楚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喜儿，带我们到公子晕倒的地方，记着，一定要走原路。”

喜儿点点头，绕向大殿旁边一座侧门行去。

谭长风道：“罗兄请保护敝东主，我跟着喜儿。”

其实，徐百万已加快脚步，紧追在喜儿的身后。

穿出侧门，果然有一块屏风，上面写着“静修内院，游

客止步。”

喜儿轻车熟路，绕过屏风，径向前行去。

谭长风举步一跨，人已越过了徐百万，紧随在喜儿身后。

屏风后是一座小小庭院，有一座月形圆门，向后院通去。

这时，一个身着蓝布裤褂、白发萧萧的老妇人，正坐在一张木椅上，在闭目养神。那木椅就挡着圆门正中。

喜儿回顾谭长风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谭爷，那一天，这里没有人看守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走！咱们进去。”

当先行向圆门。

那老妇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各位，后院是本庙中的女弟子静修之处，一向谢绝香客，诸位要卜财求子，请到大殿随喜。”

谭长风答非所问的道：“老夫人是这仙女庙中的……”

老妇人道：“洒扫、作饭、打杂的老妈子。”

徐百万道：“贵庙可有住持？”

他虽着村民衣装，但言语之间，仍不失他扬州首富的气派。

老妇人的眼睛，似是已经老花，伸着头打量了徐百万一阵，道：“庙会之期，住持一早都到了大殿接待香客，施主请到前殿去找她吧！”

谭长风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是远道而来，随缘观光，还请老夫人行个方便。”

老妇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大爷多多原谅，老身职司有关，

不便破例。”

谭长风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仙女庙内院是一处禁地了。”

老妇道：“四方随喜的地方，说不上禁地，但后院却是女子静修之处，诸位都是大男人，入内实有不便，但如禀明住持，由她陪同诸位，也许可行……”

谭长风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人既是不肯方便，咱们只好闯进去了。”

身子一侧，人已由那老妇人身侧滑了过去。

喜儿一低头，也窜了进去。

老妇人急急伸手拦阻，却挡住了徐百万。

罗刚左手一伸，有如一道铁栅般挡住了那老妇人，徐百万举步而入。

老妇人急道：“你们这算……”

罗刚冷冷接道：“咱们来查一件案子，老夫人不用大惊小怪。”

老妇人还想呼叫，徐百万却递过来一块银子。

那是一块至少有五两重的银子。

这老妇人的眼睛虽花，但对雪白银子却是看得清楚，呆了呆，伸手接过，又坐在了木椅之上，闭上双目。

喜儿带着三人行在一条红砖道上，只见两侧的都是青砖墙壁，每隔一段，都有一个圆型小门，似乎是不不少的跨院。

喜儿转动，在一座小月门前停下，道：“就是这座跨院，公子就是晕倒在这小院的庭阶之上。”

谭长风举步而入。

小院幽静，种植了不少的花木，微风带来了扑鼻的花香。